



现代快报 2015/9/26 星期六

责编:徐馨儿 美编:时芸 组版:郝莎莎

## “大象无形”张友宪水墨大展

■展览时间:2015/09/26-10/11  
■展览地点:上海·中华艺术宫

# 张友宪教授的发明与发见

文/陈思建

张友宪教授的中国画创作，久已传播学界，声闻域外。画坛耆宿、同道以及中外治艺术史之学者，目鉴作品称他“可追一流高手”，嘉许其作品为“中国画之正道”，皆贵其善中锋用笔，画境今古交融，情质立意皆有新发复又转觉深美。



张友宪

1954年出生。  
南京人，别署二乾书屋主人。  
现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。



《白鹭来栖》

### 中国画艺术之“发明”

艺术评论家李小山为张友宪“聊斋画展”的艺术批评，题为《张友宪画展和形式的创造》。索其文义，张友宪早期学艺即重“发明”之观念，表露无遗。文中叙画家深入学习传统艺术之实事，其描述与画家自许的“成功之路上唯有勤奋者之足迹”大可相互印证：

张友宪教授之勤奋，记载颇丰，一致公认。但论者多知其当日为“南艺黄瓜园最勤奋者”，而不可不知的是他今日仍旧于“绘画创作从不松懈”，期许以作品“发明”古人的最高境界。但如何能达到“最高境界”呢？在张友宪教授看来又是“不期然而然”，不必胶柱鼓瑟，过于介怀。

张友宪教授将艺术形式视为艺术“冲动的载体”，其艺术观念是对中国画超越视觉层面特质的细察深思，即中国画艺术的作为特殊绘画的内在规定性，“中国画之所以成为中国画，高妙之处全在她的超视学方面”，如果画家将认识停留在视觉的效果制作上，以“有形”为“大象”，则代表“中国画”或者可以更名为其他画种了。

这个认知表明，张友宪对中国画“用笔”的艺术学本体意涵深有领悟：“中国画重视笔墨，更重视笔墨所以能成立的‘写’”。从学术层面上看，这是中国画的一个基本规定。“写”本源于“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”……以书入画，大书家同时也是大画家的景观唯中国见。”

福开森先生说：“一个富于艺术气质的民族，阐释自己的艺术并定下自己的价值标准，是其固有的权利。”这当然也是古今同怀。对中国画艺术的多年实践与领悟，于是张友宪在传统艺术的文化价值上获得一个核心的观察点，他在《拾忆大羽老》一文中“发明”：

“审美观的悄然改变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，选择不同的描绘对象亦与之有关。但我知道艺术上确有一样永远不能改动的东西，那便是艺术的基本力量。坚持并强调中国画用笔的精神性，是我对大羽老最好的理解。”

### 中国画艺术之“发见”

张友宪教授以“发明”传统为“发见”创新之学术取径，其“发明”前人艺术之底蕴，诸文已有定评。故别拟“发见”一章，条析其因袭传统之外，别开写生立象一径，于前人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，有所新发。

艺术史学家刘伟冬还表达了张友宪为“传统派中最顽固之列”的思想，同时也充分理解了画家的怀抱——“发明”古人所达到的“最高境界”。于是，刘伟冬教授也不无感慨地说：

“如今，创新的冲击已为人们所习惯，传统艺术也受到多方位的挑战，在这个时候，潜心于传统艺术的研究倒是需要几分勇气了。友宪则决心在这块别人看来已是穷山恶水的天地里面壁十年，以真诚、耐心和自己独有的悟性去把握传统艺术要津，并寻求其向现代转换的机缘。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，在当代画界日益趋向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年轻一代身上已是不多见了。应该指出的是，友宪虔诚地潜入传统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，而是一种必要的精神和物质的准备。他真正希望的是能够卓然走出传统，与他所景仰的古今大师对话。

可知，“发明”之后期望能够有所“发见”，“卓然走出传统”，亦是人同此怀。确实，在中国画的艺术文化里，长期存在着一个同题创作的现象，许多画作处理相同的主题，略同的构图，甚至表达同一思想。这其实也是西方艺术史习见的现象，例如处理神话、宗教的故事母题，但由于中国画家的笔法始终流露出强烈个性，因而，真正的艺术风格，还是体现在东西方艺术各自规定的艺术本体价值中，对中国画而言，即是笔墨的文化精粹。对张友宪而言，潜心、揭示和涵养“用笔”的技术是“精神和物质的准备”。后来张友宪又在《拾忆大羽老》一文中表达：

“遵循‘继承发展’规律，在继承中谋求艺道自我，在自我之艺道努力中发展传统。聚集艺道之个体劳动智慧，汇成传承中之艺道创新，是创所能发展之新也，或东坡先生‘厚积薄发’之又一解释？”



《辟邪—2》



《红寿》